



2018 俄羅斯世界盃(一)

2014年巴西世界盃曲終人散，餘下來的就只是盛事期間的經典足球回憶，以及一些數字和資料，而電視台就拿着這些數字資料來作檢討。

TVB巴西世界盃版權費加上製作費共港幣3億5千萬，結算最後是虧蝕9千萬。雖然廣告加上贊助的收入有約2億6千萬，比起TVB全年平均收入增加了約5%，但可惜就是成本太貴而造成9千萬的虧本。雖然有老闆曾經提出，把全數64場放在免費電視直播，所得的廣告及贊助商應會更多，相信就不會虧損這麼多吧（但其實在購買世界盃之前，公司已經有作虧損約1億港幣的打算）？當然，如果說把這個虧損數目的成本拍成劇集，以平均100萬拍一集計，可以拍100集，還可以幫公司賺很多錢，但世界盃盃盃可以播一次，而劇集可在首播之後，因為版權屬公司所有，所以經若干時間重播多次仍可以賺錢。

至於TVB 2014年巴西世界盃製作，在聲譽方面，成績可謂毀譽參半，充斥着的也有不好的評語，於是老闆便決定下一屆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不會再去競投版權。故新一屆俄羅斯世界盃，在香港電視市場上，好像沒有電視台準備參與，他們認為就算當成電視台宣傳費支出，但畢竟世界盃的熱度及播出最多也只有一個月，這種投資宣傳也實在是太昂貴了。不過，雖然有人辭官歸故里，但亦有人瀟灑赴科場：在2015年9月24日，中國資本「樂視網 LeTV」正式進軍香港收費電視市場，2016年6月就宣佈獲得香港區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電視版權，當時市場傳出版權費約7千萬美元，差不多比巴西世界盃多出一倍，當時全城譁然，我們亦曾經求證於國際足協，但他們也沒有正面回



攝於俄羅斯世界盃盧日尼基開幕球場。 作者提供

也是「奇異」果



流感期間，總有朋友不慎中招，沒發覺是咳嗽的，民間驗方就多了，可是畢竟誰有過經驗，都深信「咳無正方」，換言之，有效沒效，得看不同病情而定，就食療來說，什麼百年老陳皮十年廿年鹹檸檬柑桔和蒜頭水，早已無人不知，至於南北杏煲蘋果，年輕人怕鹹怕苦怕辣則比較容易接受。

不過以上各方，也是治標不治本，咳嗽類型不同，未必完全適用，大多只能清潤一下喉頭而已；但是夜咳白痰，喉癢發癢，中醫說是寒咳，黑糖老薑煎水，很多人試過，都說有效；至於所謂「熱咳」或因敏感而咳或因細菌感染，其他複雜原因導致的咳嗽，醫生開藥也慎三思，何況食療？

筆者則有個奇怪經驗，有回感冒，逾期七日仍未好轉，為什麼說七日，記得有個朋友感冒時看病，相熟的醫生曾對她笑說：「吃我的藥，七日就好；不吃我的藥，一星期就好！」醫生幽默感，聽來也十



不一樣的口味。作者提供

回饋市民

雖然爛爛來遲，但對承受了大半年騷亂而致生活陷入困境的基層市民來說，政府日前公佈的「十大民生措施」可說是福音，也希望是政府為解決「深層次矛盾」邁出第一步。

特首林鄭月娥在其《施政報告》後，財政司司長下月公佈的《財政預算案》前宣佈這些措施，難免予人臨時紓困和化解民氣之感，但細看內容，實乃重大的民生政策調整，當中包括長者二元搭車年齡降低、高齡生活津貼資產限額提高，以及津貼輪候公屋逾三年戶、發放失業津貼等，都涉及政府未來的經常開支，這些也是社會呼籲或爭議有關的。不管是否跟反「修例風波」有關，在促進社會財富分配走向更公平的意義上，是值得肯定的。

香港社會最為人詬病的，一是土地房屋問題，一是貧富懸殊問題，這都是基層民生問題。而這群人通常沒有太大的發言機會，往往受社會忽略，需要政府「兼顧」——這本來就是政府應盡的分配職責。

香港被公認是富裕或先進社會，但在貧富懸殊指數上，她在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發表的年度報告中，卻是全亞洲最嚴重，也排在全球先進地區之首，尤其是其「劏房風景」簡直不

堪目睹，一般市民的生活空間也是困在「劏居」而已。所以，每次看到香港被評為什麼「最自由經濟體」或「最佳經商環境」之類，並沒有感覺。

多年來，澳門政府豐厚的財政盈餘和龐大的財政儲備都令人羨慕，在產業結構轉型上遲遲沒有作為或展開成效不大之下，市民希望分享到社會富裕的成果也是人之常情。直接派錢是可行途徑，增加福利也是方法。

最初是為了抗擊通脹，接着是抵抗金融海嘯的衝擊，由其首任特首何厚鏞提出「現金分享計劃」，澳門政府自二零零八年開始，年年派錢，至去年止已發放了十二次，金額也由首次的五千增加至去年的一萬澳門元（永久性居民），其間金額有上下調整，但重要的是帶出「與民同享」的信息。

澳門經濟結構單一，主要收入依靠博彩業和旅遊業，由於歷史原因和市場規模，發展有其局限，但至少政府和市民皆「務實」，將在傳統產業賺到的紅利，部分用於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另一部分直接回饋市民。

這些舉措在口頭上自視甚高的部分香港人看來，只是收買人心的「小恩小惠」，但在「全民退保計劃」等長遠措施尚未落實前，解決基層市民的燃眉之急也是「先進所在」。



付出與回報

無線電視《萬千星輝頒獎典禮》是電視台向自己人派成績表，就像報紙自己評選最佳新聞、最佳版面、最佳特寫之類，本無什麼競爭意義。然而無線是大台，電視明星均出自這一家，睇明星角逐「視帝」、「視后」，也不失是一種娛樂。

「視帝」、「視后」之爭，是一種商業安排，即使是其他項目之爭，有的出於噱頭考慮，有的出於人氣催谷，純商業娛樂。

今年由劉丹奪得「萬千光輝演藝大獎」，表彰他對電視的貢獻。老人家原來入行52年，從未得過獎，即是說，工作逾半世紀，從未得過肯定？說來也心酸，可見付出和回報，未必能成正比。

同是入行半世紀，在無線有37年工齡的劉江，無線就是他的家，在頒獎禮之後宣佈離巢。劉江是老戲骨，陪伴香港觀眾半世紀，對電視也是貢獻良多，老臣子此際離巢，總是令人神傷。

夏雨13年前在首集《濤心風暴》失落「視帝」，全組人得獎，唯獨他斯人獨憔悴。當年此劇是熱爆喜劇，很多笑位是「大鮑」夏雨設計，不會演喜劇的陳豪，在夏雨的教導點撥下演活了「細鮑」角色，得了「視帝」，令夏雨憤憤不平。雖然獎項安排與陳豪無關，但「教徒弟無師父」，也是不爭之事。

老一輩對工作之投入，往往是無私奉獻，為了完美，全力以赴，連不是自己那一攤，都主動幫忙。投入得太多，希望也愈大，失望也愈大。在後來的續集，無線還是選了夏雨「視帝」榮譽。

新聞傳媒獎項，應該夠專業了吧，但事實有時是湊合的，十多年前傳媒評選，某報報道某位名人之死，記者起早摸黑去採訪，礙於截稿時間，只能電話報料給坐堂記者寫稿，而編輯又悉心炮製了極具文化色彩的題目，因為是名人的名氣，於是這篇「三合一」稿入了評委的法眼，坐堂執筆記者竟然得了個「最佳寫作獎」，冷手執了個熱煎堆，其他真正付出的人，只能嘆口奈何？



過年回老家

還沒進臘月，朋友磊子就決定了，「今年過年要回老家，和兄弟們聚聚，哪怕老給錢再多，也不能答應了。」他常年在打工，母親早年去世，與父親相依為命，平日裡回趟老家都是匆匆去，慌忙回，連坐下來說幾句話的時間都沒有。

過去，每到過年，磊子都是在城裡的出租房裡，與老父親炒幾個小菜，喝點小酒，包頓水餃就算過個年，伴着房東家的狗吠聲、附近鄰居的划拳聲，稀稀落落的鞭炮聲，他心底有份難以擱下的情結在上下翻湧，「當初賭氣出來打工，與村長也鬧翻了，混不出個樣子來，哪有臉回去？」一聲嘆息，氣出人過中年的無奈和沉重。近幾年，每次回去都有族裡親人離世，「去年叔肺癆晚期被醫院攆回家，廠裡忙老闆只給了一天假，轉轉回去還是沒能見上他最後一眼，等我進了村送葬隊伍已經走了！」他覺得不能再耽擱了，哪怕家裡的老屋早已荒蕪，野草瘋長，基本不能住人，當天折返打個來回，他說自己也得回去一趟。那年夏天，他回去有事湊合一宿，整夜被噩夢壓身，驚魂失魄，回來好幾天緩不過勁兒來。

老家，是小時候的搖籃，長大後的牽掛，也是放不下的鄉愁，回不去的原鄉。「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夏立君先生曾深情寫道：「老家就是你娘不記得你的生日，卻有人給記着的地方；老家就是你娘沒有奶水，有人給你口奶喝的地方；老家就是一個讓你加倍感到溫馨，也加倍感受淒涼的地方。老家就是你每走一步路，每見一個人，心都要動一動的地方。」伴隨城鎮化進程滾滾向前，愈來愈多的鄉村眼裡看起高樓、換新顏、電器化，逢年過節鄉間小路上的私家車，堵得水洩不通，比城裡還要壯觀。茂鴻和媳婦安娜都是90後，他們



煙斗裡的煙草人生

很多年前聽一位作家朋友說，孤獨的人遲早會愛上香煙的。說出此話的朋友煙癮極大，且在寫作群內發表看法的，其言下之意大抵有二：首先，寫作是孤獨的，其次，香煙是可以緩解孤獨的。

不記得從什麼時候起，我也開始斷斷續續地吸煙，但並不似多數真正吸煙者一樣將煙吸入肺中，獲取尼古丁滲入血液的快感。因不喜尼古丁的味道，我總是煙入口即吐出，欣賞煙霧在眼前升騰，慢慢飄散的迷離的感覺，以及寒夜裡煙頭的一點微紅在眼前明明滅滅，和手中那點若有若無的暖。

女兒自小對我「管束」極嚴，為了我的健康，不許多喝酒，更不許吸煙，小小心紀，像阿婆一般對我列舉了吸煙的種種害處，又不時告訴我說家裡幾位親戚又戒煙了，簡直用心良苦至極，生怕我成了一個吸煙成癮、渾身散發着她口中被煙熏過的有「燒烤味」的短命的「不良媽咪」。若不是女兒年幼，顧及影響，我差點就想和她說說「不抽不喝63，只喝不抽

73，只抽不喝83，又抽又喝93」的關於吸煙、喝酒與長壽的老段子。還有一位朋友的母親，從少女時代開始吸煙，健康康康地活到90多歲才自然離世，一直到走之前，老人家都是一身清爽，乾淨利落的……世上所有的事情其實都不能一概而論。

朋友裡有突如其來地戒煙的，原因是在煙霧繚繞的書房苦熬到天亮，忽然發現面前滿地煙灰的鍵盤很是刺眼，第二天便把家裡剩下的香煙悉數掃進垃圾桶，從此告別了吸煙生涯。

我吸煙的數量不多，亦未成癮，便談不上「戒」。後來又跟隨一眾「煙友」迷上了煙斗。彼時城中可以購到煙斗的地方不多，朋友帶去的煙斗店在羅湖一條不起眼的街道上，店面很普通，店內卻是另有乾坤。店主亦是一位淡泊豁達的煙斗客，據說黃永玉先生南下作客時亦曾到此購買煙斗。此後多年，但凡在媒體上出現，黃永玉先生身上都穿着源自他店內的那件渾身都是口袋的某煙斗品牌的馬甲。

我對煙斗最初的印象源於福爾摩斯，他在作家筆下「握着一隻石楠根煙斗，或者出沒於迷



陽光下的美斯樂

久聞泰北的美斯樂，是亞細亞的孤兒，充滿悲情！聽說在美斯樂生長的中華兒女，日子過得比淒風還淒，比苦雨還苦。我想走訪美斯樂，是多年心願；感謝泰國僑領陳鴻彰董事長的悉心安排，我終於訪問了泰北清萊的美斯樂，一債多年宿願。

由於有朋友的安排，我順利見到美斯樂鄉長尚泰明及鄉長的弟弟尚泰強和同學雷佳偉、興華學校校長楊成孝，更幸運的是訪談了張鵬高將軍的長公子張國強先生。於是，我有聽不完的故事，流不完的淚！幾次我啜嚙大哭不能自己。

張國強已六十多歲，是唯一的兩代軍人，四歲開始躲空襲警報，十四歲開始拿槍上戰場，親身經歷了無數次生與死；在逃亡路上，親眼看見山路上躺着的走不動的人。他說，那種絕望的眼神，至今難忘！而部隊還得繼續向前行。事隔三十年後，重回舊地，他竟看到當年逃亡的山路上有幾架完完整整的白骨。他更見到，兩架白骨（一個揹着一個）緊緊地靠在樹幹上，那被揹的白骨缺了一條腿骨，另一個揹着白骨的白骨仍見雙手緊緊握着後面被揹的白骨，想必是後面被揹的人，腿受了傷無法行走，他們兩人最後靠着樹幹雙雙而亡。更令人意想不到的，這雙白骨三十年後依然還緊緊靠在一起，倚在樹幹，沒有被三十年的風吹雨打，日曬雨淋拆散，這是一股什麼神秘力量？

還有另一個賺人熱淚的故事，張國強親眼見到，有個小伙子挑着一根扁擔，前面籬筐，坐着媽媽，後面籬筐，放着

雜物，一路走到美斯樂，小伙子的肩膀不是皮破肉裂，而是淌下泊泊鮮血；在崎嶇顛簸的山路上，媽媽曾對他說：「放下我吧，要不然我們兩個都會死！」但小伙子堅持把媽媽揹到了美斯樂。張國強的媽媽把盤尼西林（戰爭年代，這是很珍貴的藥品）交給小伙子，囑他每天將粉末撒在傷口上；小伙子與他的母親都活了下來，最後在美斯樂終老。

這塊異域有講不完感人肺腑的故事，也有寫不完可歌可泣的篇章。不是作家柏楊，世人根本不知在中南半島的荒山野嶺中有個美斯樂，兩岸歷史皆忽略了這群中華兒女；然而歷史的意義也要我們向前望！誠如段希文將軍說：「反攻無望，返台不能，好好學泰文吧！」

面對惡劣環境，窮困生活，所發出的爆炸力是無窮無盡的，他們自力更生，發展為今天的一塊淨土，只要生命不息，就是勝利者。今天的美斯樂已經是國軍的第三代和第四代了，能說流利的泰文和中文（國語、雲南話），他們大都種茶葉，經營民宿為生。今天他們已走出悲情，面向國際；你看！山上有依山傍水而建的小木屋，木屋裡有五星級的咖啡館，來這裡享受下午茶的悠閒，這不就是台灣小確幸嗎？

張國強口述歷史，筆者深受感動。 作者提供



過年回老家，是躲不過的團圓功課

在濟南安家結婚，去年有了寶寶，每到春節最頭疼的事就是回老家，用他的話說：「票子、車子、孩子都有了，再不回去說不過去，可是回去一趟又談何容易！」茂鴻老家在東北，安娜老家在江蘇，光搶票這件事就令他倍感服氣。他是長子，回去得挨家挨戶串門走親戚，還是遵從老一套風俗，很多八竿子打不着的親戚自己都叫不出名來，硬着頭皮行客套禮、說漂亮話、扯無聊事，喝得昏天暗地，比上班還要累，前年回來休了半月病假。今年孩子第一次回老家，他和安娜擔心水土不服，住不上幾天便要趕路去岳父母家，實在折騰不起。

安娜對我說，她的父母倒是很支持他們回東北老家過年，說過年就是家人團圓在一起，任何理由都顯得單薄，表姐也這樣勸她。經過一番思想鬥爭，安娜想通了，她買了暖寶寶貼，加工了新棉衣，給孩子也做了最繁瑣的準備，「我們上學出來很多年，也在國外待過，對老家實在沒什麼概念，似乎已經習慣了隨遇而安。但是，父母在那裡。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心靈的方向。過年團圓也是一門功課啊！」安娜的一番話，使我陷入深思，是啊，無論跋山涉水，還是開車直達，過年回老家都是現代人的必修課，即便老家已經面目全非，所有的物質痕跡銷聲匿跡，即便父母病軀向僕坐上輪椅，日漸老去的身體在風中加速乾枯，但老家依然是春節的精神驛站和美學格子，總有一根無形的繩子扯動人們回老家的心，直到你幡然醒悟，熱淚長流不止。

我認識一位企業家，老家在沂蒙山區，平日裡他是「空中飛人」、經常出差，然而，工作再忙，每逢小長假，他都要趕回去探望年過八旬的老母親。探望也是陪伴，他的陪伴很是令人感動，換上運動裝、膠底鞋，挽起褲腿，在自家菜園裡忙個不亦樂乎，拔草、施肥、澆地、驅蟲，

煙斗裡的煙草人生

霧籠罩的莊園古堡，或者端坐在炭火搖曳的壁爐旁……在濃濃的煙霧中沉思良久」的形象是相當的迷人的。20世紀法國著名的文學家、哲學家和政治評論家薩特在他的哲學著作《存在與虛無》裡把煙斗作為一個哲學例證。他認為香煙是「虛無」的象徵，是抽象的，沒有固有的特性，容易消失的物體，而煙斗則是「存在」的象徵，他在書中寫道：「煙斗就放在那兒，在桌子上，獨立存在着，平平常常。我把它拿到手上，我撫摸著它，注視着它，以使自己獲得擁有感。」

拋開西方的文學形象和哲學例證不談，東方文人則把煙斗當做了文玩，像玩紫砂壺一樣，要「盤」，要「包漿」，聚到一起，像鬥茶一般，還要「鬥門」，反倒忽略了許多吸煙的樂趣。

中外名人中「煙斗客」很多，眾所周知的有丘吉爾、麥克阿瑟、叔本華、梵高、紀曉嵐、林語堂等等，細數下來，我最欣賞的「煙斗客」當屬法國畫家莫奈，大抵是因為他最後選擇了最為閒淡超然的生活，在田間地頭和他的花園裡呵着煙斗作畫，讓來自土壤的煙草化為灰燼，又重新回到土壤中去緣故。



獨家風景

雖然爛爛來遲，但對承受了大半年騷亂而致生活陷入困境的基層市民來說，政府日前公佈的「十大民生措施」可說是福音，也希望是政府為解決「深層次矛盾」邁出第一步。

特首林鄭月娥在其《施政報告》後，財政司司長下月公佈的《財政預算案》前宣佈這些措施，難免予人臨時紓困和化解民氣之感，但細看內容，實乃重大的民生政策調整，當中包括長者二元搭車年齡降低、高齡生活津貼資產限額提高，以及津貼輪候公屋逾三年戶、發放失業津貼等，都涉及政府未來的經常開支，這些也是社會呼籲或爭議有關的。不管是否跟反「修例風波」有關，在促進社會財富分配走向更公平的意義上，是值得肯定的。

香港社會最為人詬病的，一是土地房屋問題，一是貧富懸殊問題，這都是基層民生問題。而這群人通常沒有太大的發言機會，往往受社會忽略，需要政府「兼顧」——這本來就是政府應盡的分配職責。

香港被公認是富裕或先進社會，但在貧富懸殊指數上，她在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發表的年度報告中，卻是全亞洲最嚴重，也排在全球先進地區之首，尤其是其「劏房風景」簡直不